



成都建築

CHENGDU ARCHITECTURE

4

1997

林盘启示录

· 季富政 ·



成都平原，坦荡浩瀚，中有单户、院落、组群、场镇、县城、直到省会成都，构成由小到大，散布广袤原野的一幅人间谐美生存图。尤单户，院落，组群皆为农村，其住宅四围被植被笼罩，垂直俯瞰则中为房舍，间有小桥流水。水平透视，则如绿色圆形碾盘，仅依稀可看见时而露出的房角舍墙。体积之态，犹飘浮大海之绿岛，凝固之绿云，皆成川西一大自然人文景观，给世人留下难以磨灭印象。这便是脍炙人口的俗说林盘。

大盘与小盘

林盘小则百十平方米，大则数千上万平方米，但摆在平原之上，亦不过是“点”。即是县城、甚至成都，大“点”而已。于是成都平原上，以成都为中心的大“点”周围，经几千年的自然淘汰，有机地组成了大盘与小盘错落有致的分布。此便是一幅千万人共同制作的原始规划图。其间，平原是面，河流道路是线，四季土地庄稼枯荣是色。点、线、面、色即成谐构天大图纸形式因素。天时、地利、人和、时间、空间、蜀人，织成天府之国锦缎，因之响誉天下。所以，古人用几千年的时间，终于给我们绘制了一幅高质量的灿烂生存画卷，其中之“点”便是核心。亦是漫长历史蜀人整体把握成都平原建设的结果，是中华农业文明最绚丽的地区之一。大小林盘功不可没。

热岛与绿岛

从飞机和高速路垂直、水平两方向，现代人瞬间即可把握一个地区的整体格局。而古人要很久很久。时空关系缩短常伴随着对漫长历史的漠视，伴随着几千年亿万人智慧结晶的忽略，如为绿色的，精神的必然是农业文明伴生的贫困因素。只有现代物质文

明，或者说工业文明才是解决人的生存质量唯一出路，确实此话没错，中国人与世隔绝太久，急迫渴望和世界缩短距离。急迫沐浴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光辉之中，这就给治理者很大压力，特定的内陆封闭环境稍有机会又不惜一切抓着不放等因素，于是导致城市规划和区域大环境脱节，导致和区域历史文化脉络的断裂，因此，无论从飞机上看或者高速路上，林盘开始解体，城市建筑疯长，唯绿色被蚕蚀，于是城市热岛现象出现了。郊外林盘避暑生意渐而兴隆，最“顽固”保持自然生态的老林盘被投资商看好。这不能不使人想到西方哲人说的：最现代的艺术往往是最原始的。因为它真率。规划除了实用之外，同时又是一种艺术。是时间、空间并重的整体把握创造，是站在此时、此地、此事、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发展。

林盘，是成长的、固态的水库、空气浴场。

是超大型的负阴粒子发生器。

是无休止给城市输送香风，净化空气的基地。

是城市物质，精神的生物链。

是夏天的凉岛，冬天绿色的花朵

是森林设在平原上的据点。

是城市目光游弋的绿岛，遐思的巢。

是东方玛雅宇宙图案。

林盘，是平原乐章的音符和节奏。

是古蜀缩影，川西农家形象，平原的走廊。

是“外婆的澎湖湾”，是“龙门阵”。

是活脱脱的民俗馆。

是不加修饰的民间乡土园林。

是历史、文化、生态棋盘上的棋子。

是李劫人，艾芜，巴金……的摇篮……

……

天上与地下

飞机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人们开始更易把握林盘作为古典,原始的规划美,构成成都平原的核心。它不再是某一个具体林盘的剖析。在天上,它给人整体格局自然合理,情到天成之感。想来此是飞机给人以高度,方才成全了有机会鸟瞰平原,方才无遐顾及局部与个体,方才真正把握住了平原格局的整体命脉。所以人们描述成都平原时,不再有过从水平状态,从地上观察到的草房。而是抽象并升华到整体对于成都平原的感觉和认识,其间最具可描述者就是林盘,林盘成为人们心中成都平原最深刻的空间,最不易忘怀形象。它不是某林盘如何如何美,而是“好多好多美丽的农家小院被树木包围着”这样一种素朴的整体印象。

这就是成都平原最了不起的空间特色。

中国平原多多,唯成都平原林盘发育最完善。

它是被忘却的,撒落在西部的一地翡翠。

也就是“第二成都平原”。

如果我们把林盘想像成古人给后世在规划上的暗示,看成空间设计可资延续,借鉴,生发的母题,看成可启动的一笔财富,看成和建筑相谐共构,须臾不可缺少的创作基因,那么,我们让林盘延伸到县城,延伸到成都。让林盘之风扩张,弥漫……。让成都平原大小小林盘自由规范地星罗棋布。最后,成都成为月亮,其他林盘犹如星星,众星拱月……一个全绿色的省会,一个西部重要的旅游城市,一个有渊远古风的历史文化名城。天上看来,真正宇宙图案般神秘和美丽。有密如蛛网的河流道路连接着成都特大林盘,或者说“特大林盘”从河流和道路辐射着千万小林盘,这种奇异格局出现。中国甚至世界独此一方,佳誉不径而走,美名八方传播,梦寐以求的城市空间特色和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不同而非凡,知名度的提高伴随着社会经济效益将接踵而至。

我们畅想一种可描述而具体的空间,追求一种传统文化因子浸透的有纲领的格局,创造一种与世不同而吸纳区域原始规划的宏观整体形态,拉大和世界的空间差距,就实施而言便是“绿色规划”和规划形态。

自由与规范

规划,说到底就是创造,城市规划就是创造城市特色。李再琛教授在《城市特色与建筑创作》中言:“城市特色的形成靠抓住一点而不计其余,无论什么都可以形成特色,关键是突出一点”。“他又说:“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特色,关键在于突出适于自己地方的一种风格,排斥其他风格”。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

林盘作为地方的一种风格,作为特定区域历史沉淀下的一种空间文化,作为“自由”发展而来的颇具特色的“点”。全可“抓住”不放,“不计其余”以“排斥其他”。并把它延伸到县城直至成都。而它的核心将是“绿色规划”,既自由与规范相谐并属,互为衡制的宏观控制,以求得一种绿色的规划形态,最后形成成都平原的空间特色,成都即为特色中的特色。也就是一种全新城市形象,是不脱离地方特色的延续的、规范的、放大的、提炼的特色。当然作为局部创作与整体创造,它又是使人感到是水到渠成,天然密合,是规范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划的一种成都平原人的共同意愿和意志。

现状似乎给绿色规划以创造绿色城市特色殊多不自由的地方。比如:作为绿化科学与艺术,它最后给城市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它和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如何?局部绿化形态如何服从整体绿化形态?不可改变的现代建筑组群给整体绿化形态带来的困难。西方绿化观对传统绿化观的冲击。短视与长远的视野宽度与深度间的矛盾。等等等等。

但毕竟自由的地方空间依然宽阔。比如我们有林盘作为因借、铺垫。成都一,二,三环路已经构成了“特大林盘”的骨架。城市建设回旋余地尚还游刃有余。自然生态保护与营建呼声浪高一浪,有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如府南河工程)的官民共识社会环境,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这同时又是给领导层提供大施规范思维的偌大空间,是功德无量的绿色德政坊。

小題与大作

要把成都建成西部重要的旅游城市,光靠诸如杜甫草堂,武侯祠等人文景点是不够的。若当成是去九寨沟,峨眉山等周边景区的过路歇脚处则社会,经济效益两头失落。

现代文明既城市文明，中外城乡人去山林野景终短暂行为，唯城市可延滞游人兴趣稍长久。然而，你这个城市必须有足以挽留过客于片刻的特色。鄙以为，成都唯林盘式森林城市方可达此奇效。

除了上述林盘作为一种空间、历史、文化、形态之外。还有如下之态可争宠于天下。

中国大城市尚无森林城市，世界上亦没有“园”规范的森林城市，更无星星与月亮式的林盘格局。

成都“大轻工”产业结构定位给此一命题带来协同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府南河构成了城市机体的动脉，给深化它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所谓深化，即“静脉”式支流左右扩张，生物堤与绿化空旷带的有机结合，现生硬垂直堤岸轮廓线的“遮挡隐藏”绿化，盲肠式凹形港湾吐纳河流量，游船停泊以畅河道交通功能的再讨论。如此府南河再出现和绿化相得益彰，变化多端的森林中自然河流的美妙形貌。追求这一结果，全在把握住全国无此格局机遇，但最后非深度绿化不能达此目的。

无论何处，凡绿化行为，力求在形态上、也无论平面或体态，尽量以园，不规则园，弧线等与园有关的几何形诉诸于绿化造型。使人一目了然，“园”就是成都标志性符号。让世人一提到园，看到园就想起成都。这种以绿化取代建筑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古往今来似乎仅见于成都，若果真达此目的，成都城市特色将绝然响遇行云，昭然天下。再则，成都想在城市建筑以大别于世界，以建筑的独特性造成城市特色，平心静气而论，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显然，这是亘古至鲜的“大作”，是近乎天方夜谭的“神话”。是风卷云汇的大手笔。但细致想来，天下之事，只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作起，一棵树一丛草的栽培，何事之难？改革开放十多年，中国不是变了大样吗？成都不是瞬息万变吗？尤其是当今城市建筑西化几成定局的前提下，又在强调传统文化、传统精神必须发扬，要有中国特色的窘境中，不妨换一个角度，或者说选择另一个侧面，既深化城市生态以成全城市特色之畅想，恐并非白日痴梦。

最严酷的事实是：人们对以绿化为龙头

的生态城市认识的滞后。人们刚从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醒来，眼花缭乱者是基本低质量的生存占有。于是绿化可有可无，反以为是累赘，殊不知有良好生态环境方才是真正高质量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成都市街建设中，个别建筑把市树银杏肢解得遍体鳞伤，有的竟然把街旁银杏逼到山穷水尽地步，法定保护古树如此，一般之树处境可想而知了。这也许是“小题”。小题必须大作，大作亦必须从小题做起。无小题大作，则大作永远是一场梦。

回顾与展望

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人居工程”而言要把杜甫草堂、武侯祠保护好。照笔者理解，那不仅是对二处人文环境的赞美，也包涵有自然环境作为整体的良好印象。“草堂”自古不仅有“堂”之类的建筑，还有“长林梢”，“沈圻坳”这样自然环境。近有生命科学界部分院士和专家参观府南河，中有张新时博士说：“成都市不仅要解决‘门泊东吴万里船’的问题，还要解决‘窗含西岭千秋雪’的问题。”

钱学森更是提出“山水城市”一论，博古引今指出中国城市规划应走自己城市特色之路方才能开创一种新风格。他认为：所谓“城市山水”即将我国山水画移植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将来更应发展的，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应用到城市大区域建设，我称之为“山水城市”。

以上几位从城市历史文化，城市建设与周边环境几位，以城市的发展和模式都作了高瞻远瞩展望。按成都发展，府南河整治亦完全在这一气氛之中，他铺垫了“山水城市”坚实基础，并作为最终钱学森预见的“山水城市”中的最重要的一环，重重的在中国城市规划与治理史上书下一笔。同时又给今后历届政府开辟了广阔的再深化再治理再完善的前景。

成都无山，林盘高耸丰厚貌权作山解，以村作山，环以成“盘”。本文不敢言与钱大科学家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提出“大林盘”城市一论，自当别出心裁，同为普通居民遐想。并预见成形之时，当是成都大喜过望之日。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